

在西北原野

# 在西北原野

- 一、光明在我們的前面……………
  - 二、抗戰的大門給誰鎖住了……………
  - 三、理想的學校……………
  - 四、美麗的憧憬……………
  - 五、執紅纓槍的漢子……………
  - 六、淒涼的延安……………
  - 七、璜弟有點怕……………
  - 八、蟠龍景象……………
  - 九、新課目……………
  - 十、我成爲一個模範學生……………
- 在西北原野 目次

一六

一三

二二

一〇

九

七

六

四

三

二

一

在西北原野 目次

十一、我怎樣入了黨.....一七

十二、瑣弟的誤會.....二〇

十三、我做了新聞記者.....二二

十四、離陝前夕.....二三

十五、托稅網.....二四

十六、邊鈔.....二八

十七、仙女牌的香煙.....三一

十八、百萬擴黨運動.....三五

十九、擴軍三軍曲.....四〇

二十、三民主義的新政治.....四五

二十一、第八十三號指示信.....四三

二十二、張蔭梧逃走了.....四八

二十三、摩擦專家的失敗·····	五〇
二十四、魯村事件·····	五二
二十五、河北水災·····	五三
二十六、璜弟兄的遇難了·····	五六
二十七、老者之言·····	五七
二十八、老趙璜弟都是托派·····	五九
二十九、我的懺悔·····	六一
三十、請你們裁判罷·····	六二

## 在西北原野

###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

八月一號早晨，天還沒有亮，老趙就把我和璜弟喊醒了。老趙說：

「你們還睡呢，你聽！你聽！」

我們側耳聽見外面雜沓的叫賣聲，分明是沉重的湖北腔調，知道漢口快到了，三個人搶着伸出窗口，可不是嗎，車頭已經緩緩地入站了。老趙高興地跳起來，忙着收拾鋪蓋捲兒，璜弟却悄悄地在流着淚。

「璜弟！」

我喊着，璜弟沒有應，祇是凝神地望着遠方。太陽還沒有升起來，大地上祇是朦朧的影像，剛纔離出十步以外，就要模糊不清了。

在西北原野



## 在西北原野

二

「你是想着北平的家？」我問：

立刻，瑣弟好像被追逐的野獸，負了傷，竟至嗚嗚的哭泣起來。我也禁不住滿臉着淚水，隱隱地彷彿看見古城的黃瓦，聳立在夕陽風沙之中。漸漸地遠了，隱沒了。北平的風沙呵，我們生長安息的故鄉！孩子們懷着忍辱的心，載着負重的身軀，第一次踏上了流浪的征途。然而，孩子們如何能够一刻忘記木屐兒踐踏下的故鄉呵！

走出法租界，車和人熙攘的來往，太陽剛從東方探出頭來，老趙看見我們紅潤的眼睛，笑了，說：

「伙計，光明在我們的前面！」

## 三、抗戰的大門給鎖住了

漢口對我們完全是陌生的，我們想找一點抗戰的工作，或者隨便什麼職業也可以，但是一直沒有結果。武昌住了將近六個星期，算算剩餘的財產，祇有十四元零五分，最多也祇

能維持四天的生活，情形是一天比一天急迫了。璜弟清早照例去民教館看報，每次總帶些令人興奮的消息回來，比方我們的軍隊又在北四川路大勝，敵兵傷亡逾萬，這自然會叫人熱血沸騰。但是興奮之餘，還是不免想起工作來了。我們也應該盡一分力量才是，並且，更嚴重的是，我們要生活呀！

於是我們仍舊注意廣告，到第六部去登記，寫大批求援的信，雖則我們還是接連地失望。

第五天老趙賣掉他的戒指。

第十二天我典出一件皮襖。

第十六日，典皮襖的款子也快完了。國軍已經從上海退出，蘇州岌岌可危，政府、機關、學校、團體……，大家都爲着撤退的工作而忙碌，一時不容易恢復周詳寧靜的秩序，大量的難民從長江湧了進來，謀生是愈加困難了。我們初來漢口的一線光明，現在似乎漸漸黯淡下去。璜弟尤其不瞭解這種非常的狀態，說：「抗戰的大門一定是誰鎖住了，否則我們怎

地看不見外面的光明？」

### 三、理想的學校

然而就在第二天早晨十一點鐘，老趙與高朱列地從外面回來，快活的不停地吹着胡哨。他說：「一切都不成問題，一切都有辦法，一切都圓滿解決了；那神氣簡直叫人不能不相信。」

瑣弟性急，搖着他的肩膀問：

「趙哥，告訴我們罷，——有什麼好消息？」

老趙瞧着瑣弟那副焦急的模樣，惹起三個月來的甘苦，不禁覺得無限的憐愛起來。他很溫和的安慰瑣弟道：

「我們現在可以進學校了。」

「不多學幾個月？」瑣弟問。

老趙得意地點點頭。



「不過，瑛弟又發生問題了，」我們離開了家，離開了學校，有的是參加抗戰工作呀。現在我們又回到書房裏，不是——」

老趙不讓他說完，趕緊搖搖手，插嘴道：

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這所學校不比平常的學校，六個月就畢業，而且學的是抗戰技術。

「畢業以後，我們不會像今天一樣，到處找不到工作嗎？」我也表示疑慮起來。

「這個，」老趙完全像一個熟練的律師，「這個並不緊要，學校可以介紹工作。」

我們却喜歡得直跳，老趙從衣袋裏掏出一份簡章——抗日軍政大學的簡章，果然一行一

行明明白白的載着。瑛弟是初中三年級生，看見「大學」字樣，又重新發愁起來。等到老趙說明連「文憑」也不要，他才算是真正快活了。

兩個月來的流離，困苦，焦急和失望，現在通通煙消雲散，我們一切的犧牲，似乎都已有了代價。有這樣一所學校，而且是大學，不收一別費用，還教我們抗戰的技術，和分發抗

戰的工作，六個月就能畢業，又不要交湊，這真是太理想了，我們一切的犧牲，都不算枉費，前面又有光明湧現了。

#### 四、美麗的憧憬

我們三人都考取了抗日大學。

爲了籌劃旅費，我賣了兩套西服，老趙賣了箱子，瑣弟連姑母給他留做紀念的鑽戒，也都押了現款，一共湊足了一百五十塊錢，算算去陝北的路費，大約也夠了。

陝北是什麼地方呢？瑣弟查了地圖，又查了歷史資料書，跑來告訴我們：從前秦始皇派遣大將蒙恬，率領三十萬大軍，北逐匈奴，就是那個地方。至今沿着無定河上溯百里，還有巍立的蒙恬墓。衛青霍去病也曾在那里立過彪炳的功業，郭子儀會處那羅大破契丹入侵的大軍，韓琦范仲淹討伐西夏，曾經駐節延安。陝北原是我們民族英雄立功的所在，而今又寄託了我們新的理想。我們多麼渴望騎着白雲安閑，那繁爛眩目的古碑！

## 五、執紅纓槍的漢子

十二月十二號，南京淪陷的清晨，我們正繞過黃帝的陵寢，跨過洛川，走進邊區的疆界，入境不遠，便有一個執紅纓槍的漢子攔着要「路條」；當我們說明是抗日的學生之後，他沒有留難，就讓我們通過了，並且還熱心地指點路徑。

途中瑣弟說：

「不知怎麼？我總覺得這個地方有點怪。」

「怎麼啦？」老趙偏頭問：「小弟弟又有甚麼感想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我祇覺得這里，比旁的地方有什麼不同的。」

可不是呢，我心里也有這樣的感覺，祇是找不出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。山還是懸崖着山，風沙還是接連着風沙，一切還不是和長安一樣嗎？我倒要知道瑣弟有沒有新鮮的發現，

我問：

「說說看，這里究竟有什麼別緻，我瞧不出。」  
「瑣弟可真有趣，他說：

「你沒有看見那個拿紅纓槍的漢子嗎？我們從前——無論在那里——都說看見穿黃制服的警察，或者穿灰藍衣的大兵，沒有看見這短裝。——不穿制服——背紅纓槍的漢子。」  
「對了，這倒是特別，這里的人不愛穿制服？」我說。

「這有什麼要緊呢，不穿制服有什麼要緊呢！」老趙急急的辯護道。  
「我不過覺得有點特別，也並沒有說要緊呀。」瑣弟表示反抗的態度。

「並且，」老趙更進一步的辯說：「你看這些漢子都很和氣，比漢口的警察要和氣多了。」  
瑣弟也是一步不讓，更加銳利的諷刺道：

「正是呢，我正覺得他們和氣里有點蹊蹺——總之，不很正常。」  
於是老趙批駁瑣弟有奴隸性，傳統的習慣太深，平常太多冷酷的經驗，偶然遇到禮貌的

態度，就反而要奇怪起來了。瑣弟堵着嘴沒有答復，兩人撇扭了一陣，到延安時，又都高高興興地在一起了。

## 六、淒涼的延安

延安是一個破碎的古城，城裏沒有完整的屋子，也沒有居民，炸彈把房屋都毀了，到處是彈坑，街上堆滿了瓦礫，就是那個高聳凌雲的鐘樓，四個角也給炸了三個，樓壁像破棉襖一樣，一片一片的撕得稀爛，祇剩下一口古銅的大鐘，寂寞的懸在半空。

十二月的風刮着，吹着大塊大塊的雪片，延河全給凍死了，冰，從河面結到河底，堅實而明亮。每天早晨，東關一羣一羣的老鄉，趕了毛驢，驮着貨物，從冰面上走過，到南門外新市場做買賣。除此以外，在延河就很難看到人影了。

緊靠延河的東岸，在不到二百米遠的一條線上，勻整地散佈着二十多個五百磅的炸彈坑，每個坑的直徑有四五公尺，坑與坑間的距離，最近的連在一起，遠一點的也不過十公尺，

現在都儲滿了冰雪。

「多麼淒涼的景象呀！」我們心里想着，然而都不肯說明；當我們聽到山溝里吹起激越的軍號，看見那些活潑的青年們，從峽洞里將出來，在龍活虎般唱着不入調的歌，我們又完全恢復熱烈的情緒了。

抗戰不是安樂的，我們也不是尋樂來的，艱苦是我們的本分，那麼還有什麼失望呢？

第三天我正式入了抗日大學，被分派到第三大隊。在離延安九十里的蟠龍。璜弟因為年紀小，程度較次，改入陝北公學。老趙對於藝術特別有天才，聽說魯迅藝術學院已經成立，決定到魯藝去。離開北平後的流浪生活，現在總算告了一個段落，然而想到幾個月來形影不離的患難伙伴，一旦分手，却又無限的慘然！

## 七、璜弟有點怕

我動身到蟠龍的一天，璜弟還沒有走，他正等候同伴，一道步行到枸杞的看花宮。陝



家務殺去。臨行時瑣弟悄悄將我扯過一邊，悄悄地说：

「文哥，你走了，常給我來信。」

「那還用說嗎？」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：「姑媽有訊，也不要忘記告訴我。老人家記罷

孩子，在外面不要懶。」

瑣弟應着，半響沒有話說。

瞧瞧時間，祇有五分鐘就要出發了，我最後一次問瑣弟還有沒有話，瑣弟才紅了臉說：

「你們走了，我有點怕。」

「怕生嗎？」我低低問。

「不，我覺得這里有點怪，我不慣，就是呼吸我都覺得窘促。」

我笑了，我告訴他這就是怕生的現象。

瑣弟仍舊是固執的脾氣，一直堅持他的見解，不承認他是怕生。他說：「這裏的人很厲害，不許人隨便說話，意思和他們不同，就要受到批評——而且字眼我也

不諳。」

不懂，什麼主觀客觀的——」  
時間已經到了，璜弟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完。我祇好安慰他「慢慢就會慣的」，這樣我們就匆匆離別了。

老趙從魯藝趕來送我，也沒有趕上，後來接到他的來信，說璜弟陪他玩了半天，並沒有什麼異樣，我才放心來。

## 八、蟠龍景象

蟠龍在延安東北九十里，位置西北高原，氣候寒冷，八月就見雪飛。從延安出發，經過橋兒溝，關房，涉過延水，爬上一座矮山，在一條祇容得下兩人讓路的狹嶺上，走半點鐘，下得山來，蟠龍就在望了。

那是一個荒涼的小鎮，祇有幾十間平屋，一條短窄的街道，兩旁疏疏落落的店家，滿街是黃沙和紙屑。我到鎮上的時候，雪已經止了，祇見一兩隻老鴉，傲慢地在屋頂上，「呀，

呀，」地叫着。

鎮上每隔五天有一個市集，四鄉民衆都來趕熱鬧。各種各樣的土貨，滿街陳列，趕集的男女，頭上都包塊青色或白色的手巾布，男的大都手中拿着旱煙桿，一邊走一邊抽，很有一種悠然的風度。

鄉村里聽說都有組織，竟丁編成自衛隊。未成年的兒童加入少年先鋒隊，婦女或者參加慰勞團，或者參加識字組。自衛軍的工作，經常是盤查放哨，一有事故，就手執紅纓槍集合。少先隊的兒童們，每人腰里掛着木製的大刀，或是木梢做的盒子炮，在刀柄和槍柄上，都纏着一塊紅布，表示着另一種主義的標誌。

瑣弟也許是對的，他說的一種奇怪的感覺，如今又在我的心里活躍起來。這裡該還是我們的祖國吧？怎麼這里一切情形，都和外面不同呢？

## 九、新課目

在西北原野